

續

談

助



續 談 助

晁 載 之 著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續

談

助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晁 載 之 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刻續談助敘

澶淵晁氏爲北宋文獻之宗。自文元而後。不但巍科清秩。中外聯翩。如景迂、悅之深道、詠之叔用、冲之無咎、補之伯咎、公邁子止、公武子西、公邁各以氣節文章名當世。此外著書編集。傳世亦多。自文元至于公武。羣從子孫數十人。著述之見于各家書目者百數十種。今尙存十五種。一門著書之富。未有如是之盛者也。續談助五卷。明文淵書目始著于錄。未著撰人。四庫全書未收。阮文達廣搜祕笈。亦不得見。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始著于錄。但據每種後跋語。知爲崇甯中人伯宇所編。而姓氏爵里無攷。以愚攷之。蓋澶淵晁載之之書也。載之字伯宇。文元迥之元孫。與景迂諸人爲兄弟行。鑣廳舉進士。歷官陳留尉。濠州參軍。終于封丘丞。學問精稿。守文元家法。多從長者遊。年二十。所作詩騷。已甚奇偉。黃魯直薦之東坡。東坡歎爲異材。政和以後。花石綱浸盛。伯宇傷之。有詩曰。森森月裏栽丹桂。歷歷天邊種白榆。雖未乘槎上霄漢。也應沉水取珊瑚。人多傳誦。又有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尤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呂居仁極稱之。推爲少比。嘗有封邱集二十卷。談助一卷。見宋史藝文志。曲洧舊聞。郡齋讀書志。紫微詩話。封丘集久佚。談助宋史著錄。今惟見姚寬西溪叢話所引。八百年來。若顯若晦。幸而僅存者惟此書耳。明江陰徐子寅藏有宋刊。後歸秦汝立。姚舜咨于嘉靖壬戌借而手鈔。嘉道間。爲常熟張金吾所得。余所藏本。卽從舜咨手抄本傳錄。書中如北道刊誤志。大業雜記。琵琶錄。乘軺錄等書。

今皆不傳。十洲洞冥漢武內傳故事山水小牘等書。今雖尙存。可以參攷同異。亟爲校梓。與學者共之。伯宇早爲蘇黃所重。文學必有可觀。此乃節錄以供流覽。不足以言著述。而決擇亦頗不苟。時爲陳留縣尉。捕賊于法雲寺。皆崇甯五年七月至八月所抄。下寮奔走。手不廢書。可以見其嗜學之勤矣。每種皆繫以跋語。明去取之由。原原本本。不同無實空言。東坡歎爲異材。紫微稱其少比。豈虛語哉。予以歎晁氏之多材也。

光緒十三年歲在強圉大淵獻。霜月旣生。霸。誥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分巡廣東南韶連兵備道兼管水利太平關監督歸安陸心源書于潛園之裕裕樓。

續談助目錄

第一卷

十洲記

琵琶錄

第二卷

北道刊誤志

第三卷

乘輅錄

牛羊日曆

沂公筆錄

筍譜

三水小牘

第四卷

漢孝武內傳

洞冥記

文武兩朝獻替記

聖宋掇遺

竹譜

硯錄

漢武故事

殷芸小說

大業雜記

第五卷

營造法式

膳夫經手錄

綠珠傳

續談助卷之一

十洲記 東方朔

祖洲在東海上有不死之草。草形似菰。苗長三四尺許。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登時得活。採服之。令人長生。秦始皇時。大苑中多枉死者。有鳥銜此草以覆人面。於是起活。始皇遣使者以問北郭鬼谷先生。云。此祖洲不死草也。生瓊田中。或名爲養神芝。一葉可活一人。始皇乃使徐福入海尋不死草。去而不返。福字君房。

瀛洲在東海之東。別有大海中大泊。是對會稽岸。上有蘊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玉酒。或名玉膏。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

玄洲在北海之中。戊亥地。上有太玄都。仙伯真公所治。多丘山。又有風山。聲響如雷。上對天西北門。上多泰玄仙官。宮室各異。饒金玉紫芝。又是三天君下治之處。其氣常肅肅然。

炎洲在南海中。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或張網取之。積薪數車焚之。薪盡。面毛不焦。斫刺不入。擊之如皮囊。以鐵鎚鎚其頭數十下乃死。若以口向風。須臾便活。以石上菖蒲塞其耳鼻。則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壽五百歲。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黃或白。拔其毛。續之以爲布。名火浣布。國人衣服乃此布。或霑汗。以水浣濯。終不能瑩。唯以火燂布兩邊。食許。出振。其垢卽去。更潔白。

如雪。

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地上。饒山川又多。大樹。乃有二十圍者。一洲之上。專是樹林。故名青丘。又有風山。常震有聲。上有紫府宮。天真仙女多遊於此。

元洲在北海中。子地上有五芝玄澗。澗水如蜜。飲之長生。與天地相畢。服其芝亦不死。

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四面有弱水。遶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專多鳳麟。數萬合羣。又有神草百種。亦多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之爲集絃膠。或名連金沉。以能連弓弩斷絃也。劍折亦以膠連之。使力士打裂。擊他處乃斷。此膠際不復斷也。漢天漢三年四月。西國王遣使獻靈膠四兩。吉光裘裘二領。帝以爲西國雖遠。而止貢不奇之物。稽留使者未遣。時帝幸上林。射虎而弩絃斷。使者因上書自入上膠。一分以口濡之。集弦。帝曰。異物也。使武士數人對牽引之。終日不脫。膠青色如碧玉。吉光裘毛黃色。蓋神馬之類也。裘入水不沉。入火不焦。帝於是厚謝使者而遣之。賜以牡桂乾薑等諸物。是西國所無者。又益思東方侍郎之遠見矣。昔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夜光常滿盃。刀長一尺。栝容三升。刀切玉如土。栝與日之晶光齊明。洞照冥夕。出盃於庭中。以向天。比明旦而水滿栝。汁甘而香美。斯實神靈之器也。如膠之所出。並從鳳麟洲來。刀之所出。必從流洲。並西海中異物也。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北接崑崙。上多真仙靈官之第。比門不可勝數。及有師子辟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有大山似人鳥形像。因名人鳥山。山多大樹。似楓。而材芳。花葉香數百里。此名返魂香。叩

其樹自作聲。如羣牛鳴。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熟煎之。如黑糝。乃可圓。名警精香。亦名返生香。或名震靈圓。或名人鳥香。或名震檀香。或名卻死香。一種六名。其香氣聞數百里。死屍在地。聞香馥乃活。延和三年春。武帝行幸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乏。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形。如五六十日狗子。似狸。其色黃。帝問使者此物小耳。何名猛獸。對曰。夫能猛者威加百獸。不必其形之大小。是以神麟爲巨象之王。鳳凰爲大鵠之宗。百足之蟲。猶制勝於騰蛇。豈在巨細也。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此乃閭浮國將有好道之君矣。我國王賤儒墨而貴道德。薄金玉而厚靈物。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毳車以濟弱淵。策驢足以度飛沙。今已十三年矣。豈圖陛下不知真邪。是臣國占風之謬矣。帝又問猛獸以何方能伏百邪。食噉何物。膂力何比。其所生何鄉邪。使者曰。猛獸所出。或在崑崙。或生聚窟。或生天路。其毒不訾。瘴氣飲露。解人之語。仁下虫庶。息於天王之林。處于大帝之廐。役御師子。名之猛獸。蓋變化無常。能爲大獸之宗。乃攫天之元王。辟邪之長兄也。香雖少。尠更生之神圓也。於是帝令使者勅獸發聲。使者乃指獸令喚一聲。舐脣良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靂之音。又作兩目礧礧交。光明衝天。良久乃止。帝乃顛蹶掩耳。振動不能自止。侍者及武士虎賁皆失仗伏地。內外牛馬犬豕之屬。皆絕絆離繫。放蕩久許。乃定。帝忌之。因以獸付上林苑養之。虎聞獸至。乃相聚屈脊如死虎狀。獸入苑。徑上虎頭。溺虎口。去十餘步顧視虎。虎輒閉目。明日忽失使者及猛獸所在。後元元年。長安城內大病疫。亡大半矣。帝乃取月支

神香燒之。死未三日者皆活。帝乃祕錄餘香。一旦忽失之。明年帝崩于五柞宮。

流洲在西海中。上多山川積石。名爲昆吾石。冶成鐵。作劍。光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如泥。

生洲在東海丑寅之地。接蓬萊山。上有仙家數萬。天氣安和。草木常生。地無寒暑。長養萬物。又多山川仙草衆芝。一洲水味甘如飴酪。至良洲者也。

滄浪海島在北海中。海水四遠。各廣五千里。島上專是大山。積石至多。石象人形。石腦桂英。丹黃石胆之輩百餘種。皆生於島石上。服之。神仙長生。島有紫石宮室。九老仙都治處。仙官數萬人居焉。

方丈洲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各方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處。羣仙不欲登天者。皆往來其上。受太玄生錄。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如種稻狀。亦有玉石泉。上有九原丈人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龍蛇巨鯨。陰精水獸之輩。

帶洲在巨海之東岸。直陸行登岸萬里。東復有碧海。廣狹浩汗。與今海等大。碧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上有大帝宮。太真東王父所治之處。多生林木。葉如桑。又有椹。樹長者二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爲扶桑也。仙人食其椹。而一體皆作金光色。飛翔玄虛。其樹雖大。其葉椹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椹稀而色赤。九千歲始一生耳。味絕甘香。地生紫金光玉。如中夏之瓦石狀。真仙靈官。變化萬端。蓋無常形。亦有能分形爲百身十丈者也。

蓬丘者。蓬萊也。對東大海之東北岸。其山週迴五千里。別有圓海繞山。圓海水正黑。而謂之冥海。無風而

洪波百丈，不可得往。上有九成氣丈人九天眞王宮。蓋太上眞人所居，唯有飛仙得到其處也。

崑崙丘，崑崙山也。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東去岸三萬里。又有弱水周匝繞之。東南接積石之圖，西北據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近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圖南頭，昔王母告穆王去咸陽三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三角，方長萬里，形如偃盆，下狹上廣，故名曰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星之輝，名曰閼風巔。其二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三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一處有積金爲天墉城，四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其北戶山，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似，如流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景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眞官靈仙之所宗。上通璇璣，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羣生，希奇特出，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也。此山乃天地之根軸，萬度之綱柄矣。

臣朔所見不博，未能宣通王母及上元夫人聖旨。昔曾聞之於得道者，說此十洲大丘靈阜，皆是眞仙奧墟，神官所治。其北海外，又有鍾山，在北海之子地，隔弱水之北一萬九千里。其□□□□玉芝及神草四十餘種，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舍。天帝君之治處也。鍾山之南，有平邪山，北有波龍山，西有勁草山，東有來木山，並鍾山之支幹也。四山高鍾山三萬里，宮城五處如一。先登四面山下望，乃見鍾山耳。四面山乃天帝君之城域也。仙眞之人，出入道徑，自有一路，從平邪山東南入大穴中，乃至南到鍾山北阿門外也。天帝君總九天之維，貴無比焉。山源周迴，且有四域之高，但當有觀於崑崙也。昔禹治洪水畢，乃乘

蹻車渡而到此山。祠上帝於北河。歸大功於九天。又禹經五嶽。使工刻玉。識其里數高下。其字科斗書。非漢人所了。今丈尺里數皆是禹時書也。不但刻度五嶽。諸名山亦然。刻山之獨高處爾。今書是臣朔所具見也。

右鈔世所傳漢太中大夫東方朔所撰海內十洲記。朔之自序其略曰。漢武帝既聞王母言八方巨海之中有十洲。始知朔非世俗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親問十洲所在。朔云。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有國家之盛美。將招儒墨於名教之內。抑絕俗之道於虛詭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曾隨師主履行。北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淵。內游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遨五嶽。行波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所陟天光極於是耳。未若凌虛之子。飛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方。北極鉤陳。而并華蓋。南翔大丹。而西掖大夏。東之通陽之務。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所識。安及於是。媿不足以疇廣訪矣。按朔雖多怪誕詆欺。然不至於著書妄言。若此之甚。疑後人借朔以求信耳。然李善注文選郭景純遊仙詩。已云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門矣。則此書亦近古所傳也。景純游仙詩曰。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善之注如此。其後又曰。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善之注曰。東方朔十洲記言。北海外有鍾山。自生千歲芝。及神草。靈液謂玉膏之屬也。若景純所言。果以此則此書誠出於晉魏之前矣。至其載月支使者謂武帝曰。臣今日仰鑒天姿。亦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視則貪忍。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飾則奢侈。未有用此四多。而成天下之治也。其言亦

誠可錄。故廣鈔之。崇寧五年歲在丙戌七月二日記。時年四十一。權陳留縣尉捕劇賊于故牆法雲寺。

洞冥記 郭子橫

漢武皇帝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帔從雲中而下。當崇芳之閣。見赤氣如霧來蔽戶牖。望閣上有丹霞翬鬱而起。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後王夫人生武帝。青雀羣飛於霸城門。改爲青雀門。乃更修飭。以文石瑤玉爲列錢之形。刻木爲綺櫺。其雀旣去。改爲青綺門。東方朔小名曼倩。父張氏名夷。字少平。婦田氏。夷年二百歲。視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亡。是年。景帝三年。鄰母拾朔養之。年至十三。天下祕識。一看暗誦於口。忽失朔經年。母罵之。朔曰。兒旦至紫涇之海。紫水汚衣。乃還。虞泉湔浣。朝發中還。何言經年乎。母又問之。爾悉經何處。行。朔曰。滿衣竟。暫息冥都崇臺。一忽眠。王公貽兒以丹粟霞漿。兒食之旣多。飽悶幾死。乃飲玄天黃露。半合方醒。旣還。遇一蒼虎。息於路傍。兒騎虎而還。打捶過痛。虎遂嚙兒腳傷。母更悲嗟。乃裂青帛布裳裹之。朔復去之。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向來布裳挂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爲布龍澤。朔以元封年中。遊蒙鴻之澤。忽見母採桑於日海之濱。俄有黃眉翁指阿母以語朔曰。昔爲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今爾亦此星精也。吾卻食吞氣已九十餘歲。目中瞳子色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三千年一剝肉代毛。吾自生以來。三洗骨五代毛矣。

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臺上擡碧玉之鐘。挂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管。唱來雲依日之曲。東方朔再拜於帝。

前曰東遊房林之野。獲九色鳳雛。涪源丹獺。涪源之水。魚鱉皆赤。西過洞壑之外。得滄淵虬子。靜海游珠。洞壑在虞淵西。龍虬泉池在五柞宮北。有追雲舟。趨風舟。侍仙舟。含烟舟。或以沙棠爲楫。以木蘭文杏爲櫓。又有掇月舟。起五層臺於月下。弔影山。去照河三萬里。有雲氣。望之如山影。丹菴生於影中。葉浮水上。根入水中。又有紫河萬里。流珠十丈。中有寒荷。霜下方盛。有降靈臺。象靈池。分光殿。七間。奔雷室。七間。望蟾閣。高千二百尺。上有青金鏡。廣四尺。元光中。支祇國獻。此鏡照見鬼魅。不敢隱形。郁夷香如棗核。食一斤。則歷月飽。粒如粟米大。投清水中。俄而滿一盂也。甘泉宮南有昆邪池。中有靈波殿。十二間。皆以桂爲柱。風來自香。

帝旣耽於靈恠。嘗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爲屑。以瀉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有霜蛾如蜂。赴燈。侍者舉麟鬚拂驅之。

元光元年。起壽靈壇。壇上種垂龍之木。木似青梧。高十丈。霞色如丹。汁灑其葉。落地皆成珠。其枝似龍之倒垂。亦曰傾虹樹。亦名珍枝樹。此壇高八丈。帝使董謁乘浪霞之輦。以昇壇。至夜三更。聞野雞鳴。忽如曙。西王母駕玄輦之輦而至。與燕歌奏春歸之樂。謁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圍梁三匝而止。梁傍草樹枝葉。或翻或飛。歌之感也。壇之四面。列種軟條青桂。風至。枝自拂階上游塵也。董謁字仲玄。武都邑人也。少好學。謁行山澤。負挾圖書。患其繁重。家貧拾樹葉以代簡書。言其易卷懷也。編荊爲牀。聚鳥獸毛以寢其上。

波岐國亦名心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一名荃蘼草。亦名春蕪草。一根百條。其枝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絲。可以爲布。所謂春蕪布。亦曰香荃布。緊密如冰紈。握之一片。滿室皆香。婦人帶之。彌有芬馥。露池西有靈池。方四百步。中有連錢荇。浮根菱。倒枝藻。連錢荇如錢文。浮根菱根出水上。葉淪波下。實細皮薄。味甘香。葉半青半白。霜下彌美。因名青冰菱。倒枝藻枝橫水上。長九尺餘。如結網。野鴨秋鳧及鷗鷀來翔水上。入此草中不得出。如罾網也。亦名水網藻。中有轉羽舫。逐龍舟。凌波艦。捷電艦。□阿舫。撞雷舸。常遊燕焉。

元鼎元年。起招仙靈臺閣於甘泉宮西偏。以翠羽麟毫爲簾。青琉璃爲扇。懸黎火齊爲牀。其上懸浮金輕玉之馨。浮金者。色如金。自浮於水。輕玉者。其質上明而輕。有霞光繡。連烟繡。走龍錦。雲平錦。飛鴻錦。閣上燒雜寶之香。屑如粟。燒一粒。氣三月不息。進方塘細棗。出滂塘山。山臨碧海上。萬年一實。實如今之軟棗。進之有膏。可燃燈。西王母握以獻帝。因名握核棗。於閣下燃芳茨燈。此草形如麻。出奔盧國。芳茨燈光色紫。有白鳳黑龍馬足來戲於閣邊。有青鳥蒼頭赤足遵路而下。以迎神女。神女留一玉釵與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共謀欲碎之。明日視釵匣中。唯見白燕直昇天。後宮人常作釵名曰玉鸞釵。言其吉祥也。

元鼎五年。支祇國貢馬肝石。常以水銀養內玉函中。金泥封其上。其國人長四尺。唯餌馬肝石。此石半青半白。如今之馬肝。舂碎以和九轉丹。服之。彌年不飢渴。次之拭髮。白者使黑。帝坐羣臣於甘泉殿。有髮白。

以此石拭之。應手皆黑。時公卿語曰。不用作方伯。唯須馬肝石。此石酷烈。不雜丹砂。不可近髮也。

帝寢靈莊殿。召東方朔於青綺窗下。隔錦執重幕。問朔曰。漢承唐運。火德天統。以何精瑞爲祥應。朔跪對曰。臣嘗至昊明之墟。是長安之東。過扶桑七萬里。乃有雲山。山頂有井。雲從中出。若土德王卽黃雲出。火德赤雲。水德黑雲。金德白雲。木德青雲。此皆應德而出。

元封元年。起方壺山像。招諸靈異。召東方朔謀於祕殿。備燒天下異香。有沈光香。祇精香。薰肌香。明庭香。金磬香。沈光香者。塗魂國所獻。然青楔之燈。楔木膏如瀉漆。削置器內。以蠟和之。以塗布。燃照數里。起神明臺。上有九戶。置九天道。皆金牀象席。琥珀尙鎮。雜玉爲龜甲屏風。施紗帳。文犀爲簾。帝坐良久。設甜水之冰。以備瀟灑。酌瑤琨碧茭酒。削青豹之脯。果則有塗陰紫梨。琳國碧李。與衆仙飲笑焉。

跋勒國貢文犀。犀有四頭。狀如水兕。角表有光。因名明犀。置暗室中。則有影。在日南之南。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犀象以爲車船。乘象入海底取寶。宿蛟人之舍。得淚珠。蛟人所泣成也。亦曰泣珠。

甜水者。去虞淵八千里。有甜溪。水如蜜。東方朔遊此水。還得數斛。以獻帝。投之陰井之中。井遂常甜而寒。酒肉則膩理柔滑。

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茭。割之以釀酒。一飲三旬不醒。漱甜水乃醒。

塗山北有藥。太如斛。色紫。一千年一花。亦曰紫輕梨。